附 件 一

条约随时间演变
特别是嗣后协定和实践问题

（格奥尔格·诺尔特先生）

A. 导言

1．条约不只是枯燥无味的典籍。条约是为缔约国提供一种稳定环境并实现其中所载宗旨的文书。因此，条约可能随时间流逝而变化，必须适应新的情况，根据国际社会的社会需求而演变，有时还有可能过时。

2．“时下条约”这一一般性问题反映了条约法中稳定和变化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条约和条约法的目的是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环境。另一方面，法律制度也必须留有余地考虑嗣后的发展，以确保对缔约国之间的协议给予有意义的尊重，并明确其限度。

3．了解嗣后行为、事件和发展如何影响现行法律，在任何法律制度下都十分重要。在国内法中，法律颁布或契约缔结后一个重要的嗣后发展，是立法机构或契约当事方通过修正案和法院作出演进式解释。在国际法中，情况要复杂得多。不同的渊源，特别是条约和习惯法，受不同规则和机构的约束，而且彼此之间相互作用。

4．以习惯法为例，某一规则是某些行为、伴随的法律评价表述以及对其反应（国家实践和法律意见）这一总体进程的结果。原则上，这一进程一直在继续，某项规则因而不断得到重申或受到要求变革的压力。就习惯法而言，嗣后的行为、事件和发展原则上属于或等同于习惯法形成进程的一部分。

5．另一方面，在条约法中，条约及其缔结的过程必须与可能影响有关条约存在、内容或意义的嗣后行为、事件和发展明确分开。条约是国家之间和/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的正式协议，旨在以具法律约束力的形式在一个期间内保持所达成的协议。因此，嗣后行为、事件或发展可能只在某些情况下影响一项条约的存在、内容或意义。界定这些条件，对条约关系的安全是有益的。国际法院对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案的判决[1]以实例说明了条约法的运作如何与可能影响一项条约存在、内容或意义的嗣后行动、事件和发展相关。

6．就条约随时间演变而言，有人建议委员会再次讨论条约法。这一问题经常被提出。随着某些重要的多边条约达到某一阶段，这些问题在将来甚至更有可能出现。

7.“条约随时间演变”这一专题的一个方面是，缔约国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对条约解释，特别是对根据条约规则宗旨（详见以下B和E节）对条约作出或大或小的动态解释的作用。如果将有关条约视为“活的文书”，就应该考虑到国际社会法律环境的变化或新需求的出现。

8．“条约随时间演变”这一专题的另一方面，是某些行为、事件和发展对一项条约全部或部分的持续存在的影响。这方面最明显的问题是条约的终止或退出（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54、59和60条）、废止（第56条）和停止施行（第57、58和60条）以及相关的时际效果问题。《维也纳公约》审视了条约终止或停止施行的一些原因：有些显然与时间流逝有关，如没有包含终止条款和没有规定条约废止或退出（第56条）或情况的根本性变化（第62条）的条约的终止问题。减损条约的习惯规则的形成可能意味着一项条约全部或部分过时，这在《维也纳公约》中并没有被列为是条约终止的一个理由，尽管是可能原因之一。

---

[1] *Gabčíkovo-Nagymaros Project (Hungary/Slovakia),* Judgment 25 September 1997, *I.C.J. Reports 1997*，第7页。

9．该专题的再另一方面是后来条约或习惯法对某项条约的影响。也就是通过后来缔结一项或多项条约来修订一项条约（第41条），或者是通过后来的习惯国际法规则来修订一项条约。所涉的具体问题是一般国际法的新强制性规范的出现（第64条）及其时际效应。

10．时间对一项条约的影响的第四个方面是某些条款可能过时。造法条约尤其如此。关于设立审查机制的条款满足了修订条约的要求，但是就多数条约而言，其未来可能过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考虑。

B. 特别是：条约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问题

11．国际法有一个显著特点，即确保以符合缔约国之间协定的方式考虑不断变化的情况。这一特点在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3款 (a) 和 (b) 项中已经提到。也就是承认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在一项条约解释中的作用。两种解释方式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各国际法庭和其他争端解决机构在大量案件中引述和适用了《公约》第31条第3款 (a) 和 (b) 项。国际法院[2]及其前身常设国际法院[3]就是这样做的。仲裁裁决、[4]伊美争端法庭、[5]国际海洋法法庭、[6]欧洲人权法院[7]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8]的判决，以及世贸组织专题小组及其上诉机构[9]

[2] 尤见 *Temple of Preah Vihear (Cambodia v. Thailand),* Merit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62*，第6页起，详见第33-34页；*Certain Expen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17, paragraph 2, of the Charter)*, Advisory Opinion of 20 July 1962, *I.C.J. Reports 1962*，第151页起，详见第160页；*Legal Consequences for States of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South Africa in Namibia (South West Africa) notwithstanding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76 (1970)*, Advisory Opinion of 21 June 1971, *I.C.J. Reports 1971*，第22页起，详见第22页，第22段。国际法院在以下案例中再次引述其判例法：*Kasikili/Sedudu Island (Botswana v. Namibia)*, Judgment of 13 December 1999, *I.C.J. Reports 1999*，第1045页起，详见第1076页，第50段。

[3] 尤见 *Competence of the ILO in regard to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Labour of Persons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Advisory Opinion of 12 August 1922, *P.C.I.J. Series B, No. 2*，第38-40页；*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3, Paragraph 2 of the Treaty of Lausanne*, Advisory Opinion of 21 November 1925, *P.C.I.J. Series B, No. 12*，第24页；*Jurisdic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f the Danube*, Advisory Opinion of 8 December 1927, *P.C.I.J. Series B, No. 14*，第27页起，详见第62-63页；*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s of Danzig*, Advisory Opinion of 3 March 1928, *P.C.I.J. Series B, No. 15*，第18页。

[4] 尤见 *The Chamizal Case (Mexico, United States)*, Award of 15 June 1911, RIAA, vol. XI，第309页起，详见第323-235页；*Affaire de l'indemnité russe (Russie, Turquie)*, Award of 11 November 1912，同上，第421页起，详见第433页；*Interpretation of the air transport services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France*, Decision of 22 December 1963，同上，vol. XVI，第5页起；*Interpretation of the air transport services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Italy*, Advisory Opinion of 17 July 1965, 同上，第75页起，详见第100页；*Dispute between Argentina and Chile concerning the Beagle Channel*, Decision of 18 February 1977, 同上，vol. XXI，第53页起；*Delimitation of continental shelf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French Republic*, Decision of 30 June 1977, 同上，vol. XVIII，第3页起；*Case concerning the location of boundary markers in Taba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上见正文脚注225），第56-57页，第209-211段；*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Guinea and Guinea-Bissau*, Decision of 14 February 1985, RIAA, vol. XIX，第149页起，详见第175页，第66段；*Southern Bluefin Tuna Case (New Zealand-Japan, Australia-Japan)*, Decision of 4 August 2000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同上，vol. XXIII，第1页起，详见第45-46页以及 *Tax regime governing pensions paid to retired UNESCO officials residing in France (France – UNESCO)*, Decision of 14 January 2003, 同上，vol. XXV，第231页起，详见第258页，第70段。

[5]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t al. v.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et al.*, Award of 25 January 1984,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 Reports*, vol. 5, 第71页；*Houston Contracting Company v. 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 et al.*, Award of 22 July 1988, 同上, vol. 20, 第56-57页。

[6] *M/V "Saiga" Case (No. 2)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v. Guinea)*, Judgment of 1 July 1999,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Reports 1999*, 第10页。

[7] *Case of Soering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of 7 July 1989, Application No. 14038/88, ECHR *Series A: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No. 161; *Loizidou v. Turkey*, Judgment of 18 December 1996, Application No. 15318/89, ECHR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VI，第2216页起，详见第2236页；*Banković and Others v. Belgium and Others*, Grand Chamber decision of 12 December 2001 (Admissibility), Application No. 52207/99, ECHR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2001-XII；*Öcalan v. Turkey*, Judgment of 12 May 2005, Application No. 46221/99, ECHR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2005-IV.

[8] *Prosecutor v. Duško Tadić*, Case No. IT-94-1-A, Appeals Chamber judgment of 15 July 1999, ICTY *Judicial Supplement*, No. 6, June/July 1999.

[9] 见 *Japan – 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 AB-1996-2, *Report of the WTO Appellate Body* (WT/DS 8/AB/R, WT/DS 10/AB/R, WT/DS 11/AB/R), 1 November 1996; *European Communities – Customs Classification of Certain Computer Equipment*, AB-1998-2, *Report of the WTO Appellate Body* (WT/DS 62/AB/R, WT/DS 67/AB/R, WT/DS 68/AB/R), 22 June 1998; *United States – Laws, Regulations and Methodology for*

的报告，都大量援引嗣后实践。此外，国内法院屡次提到嗣后实践如何左右着某项条约对国内法律秩序的影响。[10]

12．委员会在1957年至1966年期间的条约法工作中讨论过这一专题。[11] 后来，委员会在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或两个或更多国际组织之间缔结的条约条款草案中也简要地审议了这一专题。[12] 最后，“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研究组也短暂地研究了条约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问题。[13]

C. 国际法委员会是否应审查条约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问题？

13．尽管极具实际意义，但国际法庭除审理手头案件的需要之外，很少去分析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3款(a)和(b)项所规定的解释方法。人们也没有对这些解释方法进行过大量的经验、比较或理论性研究。事实上，国家的有关嗣后协定和实践没有被完整地记录下来，往往只见于法律诉讼中。

14．当重要的条约，特别是1945年后的造法条约到达一定阶段，它们运作的环境与当初缔约时的环境已大不一样。所以，有些条约的规定很可能需要重新解释，甚至非正式修订。这可能涉及技术性规则以及较一般性的实质性规则。随着环境的变化，条约有可能陷入无力充分履行其原有目标和宗旨的“冻结”状态，或失去当事方协议的基础。一

Calculating Dumping Margins (“Zeroing”), Report of the Panel (WT/DS 294 /R), 9 May 2006，第7.214-7.218段；*Chile – Price Band System and Safeguard Measures Relating to Certa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Report of the Panel* (WT/DS 207 /R), 23 October 2002，第7.78-7.101段；*European Communities – Customs Classification of Frozen Boneless Chicken Cuts,* AB-2005-5, *Report of the WTO Appellate Body* (WT/DS 269 /AB/R 和 Corr.1), 27 September 2005，第253-260和271-273段；*United States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AB-2005-1, *Report of the WTO Appellate Body* (WT/DS 285/AB/R), 20 April 2005，第64-66页，第190-195段。

[10] 例见*Medellín v. Texas,* Judgment of 25 March 2008, 552 U.S. 491 (2008) (slip opinion, 第20-21页)；*Trans World Airlines, Inc. v. Franklin Mint Corp.*, 466 U.S. 243 (1984)；*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Environ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Channel Tunnel Group*, 23 July 2001, ILR, vol. 125 (2004), 125, 第580页起，详见第596-597页，第48段；*Morris v. KLM Royal Dutch Airlines*, [2002] UKHL 7, 2 AC 628, ILDC 242 (UK 2002)；*Attorney-General v. Zaoui*, [2005] NZSC 38, ILDC 81 (NZ 2005)；A. v. B., Swiss Federal Supreme Court, 1 st Civil Law Chamber, 8 April 2004, BGE 130 III 430, ILDC 343 (CH 2004)；*Bouzari v. Iran* (2004), 243 DLR (4th) 406, ILDC 175 (CA 2004)。

[11] 特别报告员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关于条约法的第二次报告，《1957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07号文件，第22、25、39、44、68页；特别报告员汉弗莱·沃尔多克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44和Add.1号文件，第69页；第二次报告，《1963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56和Add.1-3号文件，第60、64、66、69-71、80页；第三次报告，《1964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67和Add.13号文件，第39、40、52、53、55、59、60、62页；第四次报告，《1965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77和Add.1-2号文件，第49页；第五次报告，《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83和Add.1-4号文件，第28页；第六次报告，同上，A/CN.4/186和Add.1-7号文件，第68条草案，第87-91页和第69条草案，第91-99和101页；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全体讨论，《1963年……年鉴》[英]，第一卷，第687次会议，第89页；第689次会议，第100页；第690次会议，第109页；第691次会议，第116和121页；第694次会议，第136和139页；第706次会议，第224页；第707次会议，第226页；第712次会议，第269页；第720次会议，第316页；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全体讨论，《1964年……年鉴》[英]，第一卷，第729次会议，第39-40页；第752次会议，第190页；第753次会议，第192-193页；第758次会议，第230页；第765次会议，第276和278-279页；第766次会议，第282、284-286和288页；第767次会议，第296-298页；第769次会议，第308-311和313页；第770次会议，第316和318页；第773次会议，第332页；第774次会议，第340页；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全体讨论，《1965年……年鉴》[英]，第一卷，第790次会议，第105页；第799次会议，第165页；第802次会议，第191页；《1966年……年鉴》[英]，第一卷(第一部分)，第830次会议，第55和57页；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全体讨论，同上，第一卷(第二部分)，第857次会议，第96页；第859次会议，第113-114页；第866次会议，第166页；第870次会议，第126页；第871次会议，第197页；第883次会议，第68条草案作为第38条通过，第266-267页；第893次会议，第69条草案作为第27条通过，第328-329页。

[12] 特别报告员Paul Reuter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更多国际组织间缔结条约的第三次报告，《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279号文件，第148页；第四次报告，《1975年……年鉴》，第二卷，A/CN.4/285号文件，第44页；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辩论，《1977年……年鉴》[英]，第一卷，第1438次会议，第123起页；第1458次会议，第234-235页；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辩论，《1979年……年鉴》[英]，第一卷，第1548次会议，第77页；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辩论，《1981年……年鉴》[英]，第一卷，第1675次会议，第169页；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辩论，《1982年……年鉴》[英]，第一卷，第1702次会议，第22页；第1740次会议，通过第31条，第251-252和260页。

[13] 见研究组的报告，A/CN.4/L.663/Rev.1号文件，2004年7月28日，油印件，转载于《200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00-358段，详见第343段：“《联合国宪章》第30条(嗣后协定)、第41条(彼此之间的修订)和第103条(宪章义务之优先)的关系。”另见研究组的报告，A/CN.4/L.682和Corr.1和Add.1号文件，2006年4月13日，油印件(上见正文脚注195)。

般而言，条约当事方都希望保留它们的协议，尽管是以符合当下要求的方式。嗣后协定和实践旨在找到一种灵活同时又是理性和可预测的条约适用和解释方法。[14]

15．国际法院愈加倾向于按意图和客观地解释条约，由此激励了人们去澄清嗣后协定和实践的法律意义和效果。1969年《维也纳公约》通过前，是更客观还是更主观地解释条约还是一个未决问题。[15] 由于《公约》更多地强调客观因素，所以趋势一直是客观解释条约。例如，仲裁法庭在2005年莱茵铁路公司案的判决中认定，演进式解释能够确保条约的适用就其目标和宗旨而言是有效的。法庭强调，“这比严格适用时际规则更加可取。”[16] 在国际法面对“众多的国际法院和法庭”的时代[17]，对条约的演进式解释一方面可确保条约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可超出当事方的实际同意而对条约加以重新解释。这使援引嗣后实践较不可预测，但同时更为重要：如果援引嗣后实践不限于阐释当事方实际和持续的协定[18]，那么在被用作动态理解条约文书的证据时，条约解释较不可预测，而嗣后实践则更加重要(如欧洲人权法院称《欧洲人权公约》是“一项活的文书必须按照时下的情况加以解释”[19])。

16．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也影响到国际法的不成体系和多样化问题。国际法委员会研究组的报告[20] 只是注意到嗣后实践这一问题。[21] 这可能是为什么2006年有人在第六委员会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审议国际条约应适应情况变化的议题时，特别强调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领域。[22]

17．最后，关于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条约解释手段的研究也源于它们在国内法中的影响。联合王国的尼科尔斯勋爵近期在上院一项决定中指出，嗣后实践不是修订一项条约的正确途径，达此目的只能经由修正程序。[23] 在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对一项条约进行解释时，依赖的是当事方“批准后的理解”。[24] 美国认为嗣后实践作为条约解释手段的意义这一问题只是更大问题的一部分，即国际法不同渊源对国内法的影响和国际法的哪个渊源更有利于美国参院发挥更大作用。[25] 美国最高法院在解释国际协定时不愿意考虑近期发展形成的习惯法，[26] 而它在某些案件中又公开援引嗣后实践。[27] 问题的这一方面对其他国家也同样重要。[28] 例如，

---

[14] 变化与情势变更原则之间的关系，见 *Gabčíkovo-Nagymaros Project* (上见本附件脚注1)，第104段。

[15] 历史情况，见R. Bernhardt, “Interpret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载 R. Bernhardt (编),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II (1995), 第1416-1426页，详见第1419页起。

[16] *Arbitration Regarding the Iron Rhine (“Ijzeren Rijn”) Railway between the Kingdom of Belgium and 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Decision of 24 May 2005, RIAA, vol. XXVII, 第35页起，详见第73页，第80段。

[17] 见 J. I. Charney, “The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of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vol. 31, No. 4 (1999), 第697页起；另见 B. Kingsbury, “Is the Prolif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a Systemic Problem?”, 同上，第679页起。

[18]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3, Paragraph 2 of the Treaty of Lausanne* (上见本附件脚注3)。

[19] *Tyrer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of 25 April 1978, Application No. 5856/72, ECHR, *Series A: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No. 26, 第31段；*Marckx v. Belgium*, Judgment of 13 June 1979, Application No. 6833/74，同上，No. 31，第41段；*Airey v. Ireland (article 50)*, Judgment of 9 October 1979, Application No. 6289/73，同上，No. 32，第26段；*Loizidou v. Turkey*, Preliminary Objections (上见正文脚注324)，第71段。

[20] 《国际法委员会研究组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的报告》(A/CN.4/L.682及Corr.1和Add.1号文件)，油印件(上见正文脚注195)。

[21] 见同上，第12、109、224(脚注288)、354、412、464和476段。

[22] 秘书处编制的关于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讨论的专题摘要，A/CN.4/577/Add.1，第31段。

[23] *King v. Bristow Helicopters Ltd.*, United Kingdom House of Lords, [2002] UKHL 7, [2002] 2 AC 628, ILDC 242 (UK 2002), 第98段。

[24] 详见 *Medellin v. Texas* (上见本附件脚注10)。

[25] 概见 J. N. Moore, “Treaty Interpretation,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2 (2001-2002), 第163-263页；Ph. R. Trimble 和 A. W. Koff, “All Fall Down: The Treaty Power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6 (1998), 第55页起。

[26] 见 *United States v. Alvarez-Machain*, 504 U.S. 655 (1992)，注15。其中，Rehnquist 大法官写道：“国家在习惯国际法下的行为对解释一引渡条约的规定或法院当局后来审判被绑架者的权力没有多大帮助。”

[27] 除 *Medellín v. Texas* (上见脚注10)外，可另见 *Trans World Airlines, Inc. v. Franklin Mint Corp.* (同上)。

[28] 见 A. Aust, “Domestic consequences of non-treaty (non-conventional) lawmaking”, 载 R. Wolfrum 和 V. Röben (编), *Develop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reaty Making*, Berlin, Springer, 2005, 第487-496页和 F. Orrego Vicuña, “In memory of Triepel and Anzilotti: the use and abuse of non-conventional lawmaking”, 同上，第497-506页；关于美国判例法见 D. J.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最近审议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某些成员国的某些非正式协议和某些非正式步骤是否构成了对《北大西洋公约》的正当重新解释，这些协议和步骤是否应视为对北约条约的修订，而修订则需要议会再次批准。德国法院认为迄今的所有步骤仍属于通过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对条约进行正当解释的范畴。[29] 这些情况反映了政治人物对可能绕过条约缔结和适用的国内管制机制的广泛关切。欧洲人权法院一名前法官形容条约在嗣后协定和实践进程中好像“被装上了轮子”。[30]

18．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不仅涉及国家之间的普通条约，也涉及作为国际组织组织法的条约(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5条)。成员国在国际组织内活动和与其联系的过程中，展示了各种形式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都与对这些组织组织法的演进式解释有关。然而，国际法委员会以往常常将有关国际组织的项目(特别是有关条约法和国际责任的项目)置于一旁。事实上，人们并不总是按照国家间普通条约所适用的同样标准来判断国际组织实践的相关性以及成员国对国际组织实践的反应。[31] 但是，由于这两个领域密切关联，所以人为对它们区分会显得很不自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有关国际组织的最佳案例来自联合国，[32] 但如果担心对整个联合国系统发展可能构成限制，那么可以考虑将联合国主要机关的实践排除在调查之外。然而，其他联合国机构、组织和条约机构没有引起类似关切，应该加以审查。此外，借鉴联合国机关的实践制定的公认规则和原则，也应该审查，以发现它们对其他条约和机构的可适用性。

D. 审议拟议专题的目的和可能范围

19．审议条约的嗣后协定和实践有两个目的：

20．第一是设立有充分代表性的嗣后实践文库。这样的文库有着重要的实际价值。迄今人们至多是随机搜集一些条约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案例。虽然这些条约解释手段的重要性获得了广泛承认，但除了司法诉讼或发生有关情况外，并没有系统地探讨它们的实际意义。收集有关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案例，并将它们作系统整理本身就具有价值，因为可成为通过类比案例探求未来方向的基础。虽然这样的文库不奢望完备无缺，但总可以提供一个范例性概览。这对业内人士将很有帮助，他们容易通过类比进行类推。文库也可为法院和法庭提供指导，通过实例让它们了解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意义。没有这样的指导，司法机构可能很轻易就认定了它们所认为的条约目标和宗旨，从而可能忽视国家在条约解释中的持续作用。

21．汇编文库的任务不是学术研究机构就可以做得同样好。虽然国家不认为这是秘密，但有些嗣后协定和实践案例在公开领域是看不到的。因此，委员会是确定是否可将某些活动划定为嗣后实践的最佳论坛。在其成员的协助下，委员会也可以成为最好和最正当的获取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有关案例的来源。当然，收集资料工作不能用出征捕鱼的方式，而应该采用精心编制的调查问卷来进行。

Bederman, “Revivalist Canons and Treaty Interpretation”, *UCLA Law Review*, vol. 41, No. 4 (April 1994), 第953页起和第972页起。

[29] *Parliamentary Group of the 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in the German Federal Parliament v. Federal Government*, 22 November 2001, 2 BvE 6/99, ILDC 134 (DE 2001); *Parliamentary Group of the PDS/Die Linke in the German Parliament v. Federal Government*, 3 July 2007, 2 BvE 2/07, ILDC 819 (DE 2007).

[30] G. Ress, “Verfassungsrechtliche Auswirkungen der Fortentwicklung völkerrechtlicher Verträge”, 载W. Fürst等(编), *Festschrift für Wolfgang Zeidler*, vol. 2, Berlin, 1987, 第1775页起，详见第1779页。

[31] Amerasinghe, *Principles of the Institutional Law…*, 同前(上见正文脚注569)，第49页起、第290页起和第460页起。

[32] *Competence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for the Admission of a State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visory Opinion of 3 March 1950, *I.C.J. Reports 1950*, 第4页起，详见第8页起；*Certain Expen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17, paragraph 2, the Charter)*, Advisory Opinion of 20 July 1962, *I.C.J. Reports 1962*(上见本附件脚注2)，第160、162、165、168页起和第177-179页；*Legal Consequences for States of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South Africa in Namibia (South West Africa) notwithstanding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76 (1970)*, Advisory Opinion of 21 June 1971，同上，第21-22段；B. Simma、S. Brunner和H. P. Kaul, “Article 27”, 载B. Simma(编),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Commentary*, 2nd ed., vol. I, Munick, Verlag C. H. Beck, 2002, 第493页起，第46段起；M. Bothe, “Peace-keeping”, 载同上，第685页，第86段和第91段起；*Reparation for injuries suffer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dvisory Opinion of 11 April 1949(上见正文脚注553)，第180页。

22．审议该专题的第二个也是更为重要的目的，是从嗣后实践的文库中总结出某些一般性结论或准则。这些结论或准则不是要形成一份公约草案，只是因为在国内法律体系中可能从未编纂过这类解释准则。然而，这些一般性结论或准则可以向解释和适用条约者展示一些日益重要的国际法解释手段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这些结论或准则既不对解释者形成禁锢，也不是将他们置于真空之中，只是为解释和适用条约者提供一个参照点，从而有助于对共同背景的了解，尽可能减少冲突，提高解释进程的效率。

23．在这一总体框架内可以处理以下具体问题：

(*a*)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界定；

(*b*)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种类；

(*c*) 相关行为者或活动；

(*d*) 构成要素；

(*e*) 实质性限制；

(*f*) 条约的修订和非正式合作方式；

(*g*) 特别种类的条约；

(*h*) 习惯国际法和系统整合。

(a)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界定

24．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3款中规定的不同解释方法之间的界线不很明确。尽管委员会对系统整合的原则作了一些说明(《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33] 但是嗣后协定和实践之间的界线很不固定。一般认为，嗣后协定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因此，只要有一个条约缔约方会议通过决定就可能存在嗣后协定，例如欧盟成员国将欧洲货币单位的命名变成欧元就是这样一个例子。[34] 由于嗣后协定假设的前提是所有缔约国都已经一致认可，所以它所体现的正式性程度似乎高于嗣后实践。

25．嗣后实践有赖于条约缔约国拟定嗣后协定。嗣后实践一般需要具有一致性、共同性和连贯性。[35] 正如特别报告员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指出的那样："要构成正当的解释，实践必须能够表明这一解释已经得到了缔约方的总体默认"。[36] 但是，问题在于如何确定这一默认。对此，一般采用默许和"不容反悔"的概念来确定一个缔约方是否对另一缔约方的实践作出了暗示的认可。这些原则的确切意义需要进行大量的辩论。[37] 既然可能无法在这一方面作出明确的结论，那么对各国和各组织的实践进行分析可能会提供一些大致的方向。

---

[33] 国际法委员会研究组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的报告(A/CN.4/L.682和Corr.1及Add.1号文件)，油印件(上见正文脚注195)，第410-480段。

[34] 见Aust, *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 同前(上见正文脚注115)，第192页。

[35] 见*Kasikili/Sedudu Island (Botswana/Namibia)*(上见本附件脚注2)，第49-50段；*Air Service Agreement of 27 March 1946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France,* Award of 9 December 1978, RIAA, vol. XVIII, 第417页起；*Japan – 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 Report of the WTO Appellate Body*(上见本附件脚注9)，第13页以及G. Distefano, "La pratique subséquente des États parties à un traité",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40 (1994), 第41页起和第46页起。

[36] 关于条约法的第六次报告,《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86和Add.1-7号文件，第99页，第18段，另见Distefano，同前(上见本附件脚注35)，第55页。

[37] 见*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 (Canad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dgment of 12 October 1984, *I.C.J. Reports 1984*，第246页起，详见第305页，第130段；*Temple of Preah Vihear*(上见正文脚注224)，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Alfaro，第39-40页；*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s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 Denmark;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 The Netherlands)*, Judgment of 20 February 1969, *I.C.J. Reports 1969*，第3页起，详见第26页，第30段以及I.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第616页；另见P. C. W. Chan, "Acquiescence/estoppel in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Temple of Preah Vihear* revisited",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 No. 2 (2004), 第421-439页，详见第439页；H. Das, "L'estoppel et l'acquiescement: assimilations pragmatiques et divergences conceptuelles", *Revue belg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30 (1997), 第607-634页，详见第608页；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5 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第439页以及M. Koskenniemi, *From Apology to Utopia -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Argument*, Reissu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第356页起。

(b)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种类

26．或许可开展一项研究以确定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不同种类，或确定某些差异，以此帮助辨认出相关的类似案例：

－特定的嗣后发展与一般的嗣后发展之间的差异；

－技术性条约和比较一般的条约的差异，例如涉及到保障安全和 / 或人权方面的条约；

－包含及不包含特别司法争端解决机制的条约之间的差异；

－旧的条约和新的条约之间的差异；

－双边和多边条约之间的差异。

(c) 相关的行动者或活动

27．关于哪一个机构有权在国际层面上代表国家的问题在不同的背景中有所交代。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7 条对于确定哪一类国家机关或其他行动者能够对相关的嗣后协议或实践提出见解的规定显然过于狭窄。另一方面，对此目的而言，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38] 所采用的那种包罗万象的方式又可能过于宽泛。在“关于向居住在法国的教科文组织退休官员支付退休金办法的征税制度”一案中所作的裁决不太倾向于考虑低级别国家机构的行为来作为对一项条约的嗣后实践的例证。[39] 但是，其他的裁决却以这类实践为依据，尽管只是在得到高层的主管当局默认情况下才以此为依据。[40] 可以开展一次研究，对哪些机构的行动可以构成嗣后协议或实践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分析。

(d) 构成要素

28 目前一般仍然认为，条约的所有缔约方都应当对所涉及的嗣后实践提出见解。但是，嗣后实践有时候也被认为在结构上类似于新习惯规则的形成过程。在后者，所有国家都必须接受习惯规则的这项原则已受到了某些修改。[41] 但是，习惯法和条约法之间的一项重要差别在于，条约法更明显地需要以所有缔约方的认可为基础。

29．但是，对于应当如何确定这种认可的问题存在着大量的辩论。国际实践的例证中就有一项世界贸易组织的小组报告，其中确定，只要一个缔约国单独的实践涉及到了相关的问题，那么这一个缔约方的实践就能够对一项条款的含义作出解释。[42] 尽管该小组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后来被上诉机构推翻了，[43] 但是小组的报告仍然值得注意，而且它只是重申了一个在其他背景下也同样发生过的一个问题。[44] 国际法院承认，一个国家的单一法律实践如果涉及到履行对该国所规定的义务，那么这一实践同样也可能具有特殊的信服力。[45]

(e) 实质性限制

30．这项研究还需要审查对审议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而言的可能限制。有些条约包含了对其解释的具体规则，可能会对解释条约的一般方式产生影响 (见以下 (g) 分段：“特别种类的条约”)。但是，实质性的限制也可能产生于强行法的规则。这种规则对于缔约方某种演进式解释条约的方式作出限

---

[38] 见委员会在第 53 届会议上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 4 条 ,《200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0 页。

[39] *Tax regime governing pensions paid to retired UNESCO officials residing in France* (上见本附件脚注 4)，第 70 段；关于该裁决见 R. Kolb, “La modification d’un traité par la pratique subséquente des parties”, *Revue suiss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e droit européen*, vol. 14, No. 1 (2004), 第 9 - 32 页。

[40] *Air Service Agreement of 27 March 1946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France* (上见本附件脚注 35)。

[41] 见 C. Tomuschat, “Obligations arising for States without or against their will”,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1993-IV, vol. 241, 第 195 - 374 页，详见第 290 页。

[42] *European Communities – Customs Classification of Frozen Boneless Chicken Cuts, Report of the Panel* (WT/DS 2369/R), 30 May 2005, 第 7.255 段。

[43] *European Communities – Customs Classification of Frozen Boneless Chicken Cuts, Report of the WTO Appellate Body* (上见本附件脚注 9)，第 259 页。

[44] Amerasinghe, *Principles of the Institutional Law...*, 同前 (上见正文脚注 569)，第 50 页起。

[45] *Legal Status of South-West Africa* (上见正文脚注 215), 第 135 页起；McNair, 同前 (上见正文脚注 89), 第 427 页。

制，但是这些规则本身又可能受到随后发生的新情况之影响 (见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64条)。

(f) 条约的修订和非正式合作

31．如果像 Georges Scelle 那样，假设“条约的运用方式本身 [……] 只不过是一种持续的修改”[46]，可能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尽管如此，关于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研究仍然必须将非正式的条约运用作为解释的方式甚至可能作为对条约的修改。[47] 原本应当是对条约的解释变成了对条约修改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国际法院对《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 (三) 款关于不考虑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会弃权问题的理解。[48] 尽管修改条约的可能性也得到了仲裁裁决的承认[49]，但是国际法院最近对此采取了较为怀疑的立场，并认为在卡西基里 / 塞杜杜岛案中的嗣后实践没有产生修改的效果。[50]

32．修改的问题涉及到各国倾向于采用非正式的国际合作手段这一情况。一个问题涉及到在嗣后实践背景下的“谅解备忘录”的价值问题。[51] 这类备忘录的法律效力受到了质疑。但是，仲裁法庭却并没有因为对这些备忘录的不确定而不将其认定为嗣后实践。[52]

(g) 特别种类的条约

33．上述研究也应当在特别的条约体制内考量嗣后协议和嗣后实践。尽管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组的报告拒绝了“自足制度”的概念，[53] 但是有必要研究一下一般的规则是如何在特别的背景下运用的。世贸组织的法律为此提供了一个实例。世贸组织法律的释法者面临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条款，这些条款既规定了同时又限制了对凭借嗣后实践来解释世贸组织法律的做法。据此，明确探讨嗣后实践的各专题小组及上诉机构所作出的大量报告都必须依照这种各项规则的框架来理解。[54]

34．建立司法机关的或者为某种形式的体制性争端解决办法作出规定的某些其他条约体制表现出建立自己的解释规则的倾向，而这种解释规则不同于一般国际法的经典准则。一个实例就是欧洲共同体 / 欧洲联盟法律体系，其嗣后实践经常不被纳入 (欧洲) 法院解释方法的清单。[55] 另一方面，在根据《欧洲联盟条约》拟订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背景下，这一组织的嗣后实践作为解释《条约》的相关条款 (例如第24条) 的一种方法 [56] 仍然是合乎情理的。

35．《欧洲人权公约》是另一个特例，尽管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中提到嗣后的事态发展情况很

---

[46] G. Scelle, *Théorie juridique de la révision des traités*, Paris, Librairie du Recueil Sirey, 1936, 第11页。

[47] K. Wolfke, “Treaties and Custom”, 载 J. Klabbers (编), *Essays on the Law of Treaties -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Honour of Bert Vierdag*,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98, 第31-39页，详见第34页。

[48] *Legal Consequences for States of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South Africa in Namibia (South West Africa) notwithstanding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76 (1970)*, Advisory Opinion of 21 June 1971 (上见本附件脚注2)，第16和21-22页。

[49] 见 *Case concerning the location of boundary markers in Taba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上见正文脚注225)，第56-57页，第209-211段；*Temple of Preah Vihear* (上见正文脚注224)；*Air Service Agreement of 27 March 1946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France* (上见本附件脚注35)；*Delimitation of the Border between Eritrea and Ethiopia* (上见正文脚注223), 第110页起；Aust, *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 同前 (上见正文脚注115)，第213页。

[50] *Kasikili/Sedudu Island (Botswana/Namibia)* (上见本附件脚注2)。

[51] Aust, *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 同前 (上见正文脚注115), 第26-45页。

[52] *United States–United Kingdom Arbitration concerning Heathrow Airport User Charges*, Decision of 30 November 1992, RIAA, vol. XXIV， 第1-359页， 详见第76页起和第130页起。

[53] 委员会研究组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的报告 (A/CN.4/L.682及 Corr.1和 Add.1)，油印件 (上见正文脚注195)，第191段起。

[54] 上见本附件脚注9。

[55] 见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v.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Judgement of 23 February 1988, Case 68/86, *European Court Reports 1988*, 第855页起，详见第24段。

[56] 见 D. Thym, “Die völkerrechtlichen Verträg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vol. 66 (2006), 第863页起，详见第870页。

多[57]，但是法院实际上如何运用这些例子是值得注意的。除了成员国本身的经典实践之外，《公约》作为一项“现实生活中的文书”的理念可以认为更接近公民社会的嗣后实践，甚于接近《公约》缔约国的嗣后实践。[58]

(h) 习惯国际法和系统整合

36．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3款规定的解释方法要求进一步审视它们与新的习惯法规则的发展之间的关系。[59] 嗣后实践可能反映各国对修改条约的愿望，以期使之适应于不断变化的法律准则环境。从这一观点看，在第31条第3款 (b) 项意义上的嗣后实践就与同一条款 (c) 项中体现的体系整合原则有着密切的关联。

E. 如何处理嗣后协定和实践专题

37．这项提案的目的是要根据一系列的实践及时地拟订出解释条约的准则。而这项工作的目标是要在五年的阶段里处理这一议题。

38．这一贯穿各个方面的议题所具有的性质本身就要求采取不同于为达到编纂国际法特定方面的目标而应采取的方式。例如，如果先从一般原则开始，接下来再阐述更为具体的准则或例外，这种方式就不符合情理。这是因为作为各项准则来源依据的材料与那些很容易编纂成条款规则的议题领域相比，远远不具有事先确定的形式。因此，就有必要从某些容易处理的材料种类来充实资料库以及随后拟订的准则。这些种类应当满足两项要求：首先，应当可以在不同种类之间作出明确的划分；第二，应当可以按一定顺序处理这些材料，从而尽可能避免工作的重复。

39．以下各类材料如果按顺序一个接一个地分析，应当能够满足上述要求：

(*a*) 具有一般和特设司法管辖权的国际法院和法庭 (例如国际法院、仲裁法庭) 的判例；

(*b*) 在特别体制下的法院及其他独立机构 (例如世贸组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欧洲人权法院) 的裁决；

(*c*) 不属于司法或准司法程序的国家嗣后协定和实践；

(*d*) 涉及国际组织 (联合国、专门组织和区域组织) 及由国际组织作出的嗣后协定和实践；

(*e*) 各国法院的判例；

(*f*) 结论。

40．从纯理论的观点看，原则上，考量的出发点应该是不属于司法或准司法程序的国家实践。但是，一些切实的因素表明按以上所建议的顺序进行考量更为适宜。对不属于司法或准司法程序的各国实践作出总汇是这项工作中最困难的环节，它对各国和其他资料来源提供帮助的要求会超越任何其他种类的材料。委员会应当有时间对议题的这一方面作准备，尤其是各国应当有时间对问题清单作出答复。由于嗣后协定和实践的法律意义通常是以国际法院的判例中一些范例来阐述的，因此，对这一议题的分析以审查具一般司法管辖权 (尤其是国际法院) 和具特设司法管辖权 (各类仲裁法庭) 的国际法院的判例开始作起比较好。这些司法机构已经形成了主要的依据基准，分析可以从这些出发点开始。对于在特别体制下的法院或其他独立机构的裁决所进行的分析可以在前一项分析之后，并对此提供补充，或者可以肯定具一般或特设管辖权的国际法院或法庭的方式，或者可以表明在特殊的体制中存在某些例外。

41．在审查了国际司法或准司法机构对于各国的嗣后协定和实践所作的思考之后就可以开始审视不属于司法或准司法程序的这类国家协定和实践中的相关范例。对这一过程，同样仍然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这类实践是否总体上肯定了国际司法或准司法机构的判例，另外，国家的这类实践是否添加了任何其他的考虑因素。

---

[57] 上见本附件脚注7。

[58] Bernhardt, “Interpret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同前 (上见脚注 15)，第 1416 - 1426 页，详见第 1421 页。

[59] 见 M. Kamto, “La volonté de l’État en droit international”,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vol. 310 (2004), 第 133 页起。

42．对国际上涉及这一议题的裁决所做的分析工作在最终完成阶段时，应当审视涉及国际组织的、以及由国际组织作出的嗣后协定和实践。预计这项研究可以显示出某些特定的理解方式和实践，而这些理解和实践又可以转过来为相应的指导准则充当基础。对于国家法院的现有判例进行一次审查将有助于对以前的观点加以证实或提出质疑。

43．最后，应当有一份最后报告，综合不同层面的分析并在最后结论部分提出所设想的解释准则。

44．如何处理这项贯穿不同方面的问题所建议的方式必然会产生各种界定问题，必须在处理有关这一议题的工作过程中得到解决。另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如何整合不同作者提出的观点。根据一项建议，各类观点应当依据它与所针对的更细分的材料种类有何种具体关联而进行审查。这就意味着，不同作者对条约解释随时间变化问题所持的一般观点主要应当在有关这一议题工作的开始和接近尾声的时候来审议。

F. 结论

45．国际条约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实例很多。一个国家2007年10月在第六委员会的发言中证实了各国切实希望更多了解嗣后协定以及嗣后协定和实践如何影响对条约的义务的解释。[60] 另一国家在第六委员会的发言中也指出，这一议题牵涉到许多方面的问题，[61] 事实的确如此，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一议题不够具体、不适于逐步的发展。作为一项涉及多领域的问题，议题从实际案例构成的坚实基础出发，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为这一基础添加内容。需要委员会在现阶段探讨这一议题的“现实世界问题”[62] 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出来，而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对*梅德林诉得克萨斯州案*的裁决以及该法院对于《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批准后理解”所作的分析就显示了这一点。[63]

46．因此建议委员会就如何通过这一专题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步发展在条约法的稳定性和变化之间取得必要的平衡给予指引。这一议题的特性本身使之既可以采用根据一名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来拟订的传统方式，也可以采用由一个研究组进行处理的方式。

---

[60] 德国于2007年10月30日的声明，《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 (A/C.6/62/SR.19), 第28-29段。

[61] 美国于2007年10月31日的声明，同上，第二十次会议 (A/C.6/62/SR.20)，第24段。

[62] 美国于2007年10月31日的声明，同上。

[63] *Medellín v. Texas* (上见本附件脚注10)。

主要参考书目

A. 国际判例法

1. 司法机关

(a) 常设国际法院

Competence of the ILO in regard to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Labour of Persons Employed in Agriculture, Advisory Opinion of 12 August 1922, *P.C.I.J. Series B No. 2.*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3, Paragraph 2 of the Treaty of Lausanne, Advisory Opinion of 21 November 1925, *P.C.I.J. Series B No. 12.*

Jurisdic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f the Danube, Advisory Opinion of 8 December 1927, *P.C.I.J. Series B No. 14.*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s of Danzig, Advisory Opinion of 3 March 1928, *P.C.I.J. Series B, No. 15.*

(b) 国际法院

Status of South-West Africa, Advisory Opinion of 11 July 1950, *I.C.J. Reports 1950*, 第 128 页。

Temple of Preah Vihear (Cambodia v. Thailand), Merit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62*, 第 6 页。

Certain Expen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17, paragraph 2, of the Charter), Advisory Opinion of 20 July 1962, *I.C.J. Reports 1962*, 第 151 页。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69*, 第 3 页。

Legal Consequences for States of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South Africa in Namibia (South West Africa) notwithstanding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76 (1970), Advisory Opinion, *I.C.J. Reports 1971*, 第 16 页。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 Judgment, *I.C.J. Reports 1984*, 第 246 页。

Oil Platforms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of 12 December 1996, *I.C.J. Reports 1996*, 第 803 页。

Projet Gabčíkovo-Nagymaros (Hungary/Slovakia), Judgment, *I.C.J. Reports 1997*, 第 7 页。

Île de Kasikili/Sedudu (Botswana/Namibia), Judgment, *I.C.J. Reports 1999*, 第 1045 页。

(c) 欧洲法院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v.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Judgement of 23 February 1988, Case 68/86, *European Court Reports 1988*, 第 855 页。

(d) 欧洲人权法院

Tyrer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of 25 April 1978, Application No. 5856/72, ECHR, *Series A: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No. 26.

Marckx v. Belgium, Judgment of 13 June 1979, Application No. 6833/74. ECHR, *Series A: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No. 31.

Airey v. Ireland, Judgment of 9 October 1979, Application No. 6289/73, ECHR, *Series A: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No. 32.

Soering v.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of 7 July 1989, Application No. 14038/88, ECHR, *Series A: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No. 161.

Loizidou v. Turkey,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of 23 March 1995, Application No. 15318/89, ECHR, *Series A: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No. 310.

Loizidou v. Turkey, Merits and Just Satisfaction, Judgment of 18 December 1996, Application No. 15318/89,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VI.

Banković and Others v. Belgium and 16 Other Contracting States, Judgment of 12 December 2001, Application No. 52207/99,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2001-XII.

Öcalan v. Turkey, Judgment of 12 May 2005, Application No. 46221/99,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2005-IV.

(e) 国际海洋法法庭

M/V "Saiga" Case (No. 2)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v. Guinea), Judgment, *ITLOS Reports 1999*, 第 10 页。

(f)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Prosecutor v. Dusko Tadic, Case No. IT-94-1-A, Judgment of 15 July 1999, Appeals Chamber,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Judicial Supplement, No. 6.* June/July 1999.

(g) 世界贸易组织

Japan – 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 Report of the Panel (WT/DS8/R, WT/DS10/R, WT/DS11/R), 后经修订，见 AB-1996-2, *Report of the WTO Appellate Body* (WT/DS8/AB/R, WT/DS10/AB/R, WT/DS11/AB/R), 1 November 1996, DSR 1996:I, 97, 125。

European Communities – Customs Classification of Certain Computer Equipment, AB-1998-2, *Report of the WTO Appellate Body* (WT/DS62/AB/R, WT/DS67/AB/R, WT/DS68/AB/R), 22 June 1998, DSR 1998:V, 1851, 1891.

Chile – Price Band System and Safeguard Measures Relating to Certa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Report of the Panel (WT/DS207/R), 后经修订，见 AB-2002-2, *Report of the WTO Appellate Body* (WT/DS207/AB/R), 23 October 2002, DSR 2002:VIII, 3045, 3127。

European Communities – Customs Classification of Frozen Boneless Chicken Cuts, Report of the Panel (WT/DS269/R), 后经修订，见 AB-2005-5, *Report of the WTO Appellate Body* (WT/DS269/AB/R 和 Corr.1, WT/DS286/AB/R 和 Corr.1), 27 September 2005。

United States – Laws, Regulations and Methodology for Calculating Dumping Margins ("Zeroing"), Report of the Panel (WT/DS294/R), 后经修订，见 *Report of the WTO Appellate Body* (WT/DS294/AB/R), 9 May 2006。

2. 仲裁裁决

The Chamizal Case (Mexico, United States), Award of 15 June 1911, RIAA, vol. XI, 第 309-347 页。

Affaire de l'indemnité russe (Russie, Turquie), Award of 11 November 1912, RIAA, vol. XI, 第 421-447 页。

Interpretation of the air transport services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France, Decision of 22 December 1963, RIAA, vol. XVI, 第 5-74 页。

Interpretation of the air transport services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Italy, Advisory Opinion of 17 July 1965, RIAA, vol. XVI, 第 75-108 页。

Dispute between Argentina and Chile concerning the Beagle Channel, Decision of 18 February 1977, RIAA, vol. XXI, 第 53-264 页。

Delimitation of continental shelf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French Republic, Decision of 30 June 1977, RIAA, vol. XVIII, 第 3-413 页。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t al. v.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et al., Award of 25 January 1984,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 Reports*, vol. 5, 第 57 页。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Guinea and Guinea-Bissau, Decision of 14 February 1985, RIAA, vol. XIX, 第 149-196 页。

Houston Contracting Company v. 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 et al., Award of 22 July 1988,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 Reports*, vol. 20, 第 3 页。

Case concerning the location of boundary markers in Taba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Award of 29 September 1988, RIAA, vol. XX, 第 1-118 页。

United States–United Kingdom Arbitration concerning Heathrow Airport User Charges, Decision of 30 November 1992, RIAA, vol. XXIV，第 1-359 页。

Southern Bluefin Tuna Case (New Zealand-Japan, Australia-Japan), Decision of 4 August 2000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RIAA, vol. XXIII，第 1-57 页。

Delimitation of the Border between Eritrea and Ethiopia,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Decision of 13 April 2002, RIAA, vol. XXV, 第 83-195 页。

Tax regime governing pensions paid to retired UNESCO officials residing in France (France – UNESCO), Decision of 14 January 2003, RIAA, vol. XXV，第 231-266 页。

Arbitration Regarding the Iron Rhine ("Ijzeren Rijn") Railway between the Kingdom of Belgium and 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Decision of 24 May 2005, RIAA, vol. XXVII, 第 35 页。

B. 国内判例法

Trans World Airlines, Inc. v. Franklin Mint Corp., 466 U.S. 243 (1984).

United States v. Alvarez-Machain, 504 U.S. 655 (1992).

Medellín v. Texas, Judgment of 25 March 2008, 552 U.S. 491 (2008).

R. v. Sec. of State, on Application of Channel Tunnel Group, 23 July 2001, ILR, vol. 125 (2004), 第 580 页。

Parliamentary Group of the 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in the German Federal Parliament v. Federal Government, 22 November 2001, 2 BvE 6/99, ILDC 134 (DE 2001).

King v. Bristow Helicopters Ltd., United Kingdom House of Lords, [2002] UKHL 7, [2002] 2 AC 628, ILDC 242 (UK 2002).

Morris v. KLM Royal Dutch Airlines, [2002] UKHL7, 2 AC 628, ILDC 242 (UK 2002).

A. v. B., Swiss Federal Supreme Court, 1st Civil Law Chamber, 8 April 2004, BGE 130 III 430, ILDC 343 (CH 2004).

Attorney-General v. Zaoui and Inspector-General of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2005] NZSC 38, ILDC 81 (NZ 2005).

Parliamentary Group of the PDS/Die Linke in the German Parliament v. Federal Government, 3 July 2007, 2 BvE 2/07, ILDC 819 (DE 2007).

Bouzari v. Iran (2004), 243 DLR (4th) 406, ILDC 175 (CA 2004).

C. 国际组织

联合国

特别报告员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关于条约法的第三次报告，《1964 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67 和 Add.1-3 号文件。

特别报告员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关于条约法的第六次报告，《1966 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86 和 Add.1-7 号文件。

对条约法条款草案的评注，《1966 年……年鉴》[英]，第二卷，A/6309/Rev.1 号文件，第 187 页起。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1968 年 3 月 26 日至 5 月 24 日，维也纳，全体会议和委员会全体会议简要记录简要记录》[英] (A/CONF.39/11，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8.V.7)，第 37 和 38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24 日至 25 日，第 207-215 页。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委员会于第 53 届会议上通过，《200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76 段。

委员会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组的分析性研究 (A/CN.4/L.682 及 Corr.1 和 Add.1) (油印件，可在委员会网站查阅，第 58 届会议文件；定稿载于《2006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附件)。

秘书处编制的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辩论专题摘要文件，A/CN.4/577/Add.1 号文件。

D. 条约和类似文件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969 年 5 月 23 日，维也纳)，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55 卷，第 18232 号，第 331 页。

《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1986 年 3 月 21 日，维也纳)，A/CONF.129/15 号文件。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2005 年议定书》(2005 年 10 月 14 日，伦敦)，海事组织，LEG/CONF.15/21 号文件。

E. 专业文献

Akehurst, M.: “The Hierarchy of the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74-1975*, vol. 47, 第 273-285 页。

Alvarez, J. 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law-mak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Aust, A.: *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Domestic Consequences of Non-Treaty (Non-Conventional) Law-Making”, 载 R. Wolfrum 和 V. Röben (编), *Develop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reaty Making*, Berlin, Springer, 2005, 第 487-496 页。

Bederman, D. J.: “Revivalist Canons and Treaty Interpretation”, *UCLA Law Review*, vol. 41, No. 4 (April 1994), 第 953 页。

Bernhardt, R.: “Interpret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载 R. Bernhardt (编),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2, Amsterdam, Elsevier, 1995, 第 1416-1426 页。

——, “Völkerrechtliche und verfassungsrechtliche Aspekte konkludenter Vertragsänderungen”, 载 H.-W. Arndt 等 (编), *Völkerrecht und deutsches Recht - Festschrift für Walter Rudolf*, 2001, 第 15-22 页。

Le Bouthillier, Y.: “Article 32”, 载 O. Corten 和 P. Klein (编), *Les Conventions de Vienne sur le droits des traités. Commentaire article par article*, Bruxelles, Bruylant, 2006.

Brownlie, I.: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Byers, M.: *Custom, Power and the Power of Rul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Policing the high seas: the 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8, No. 3 (July 2004), 第 526-545 页。

Chan, Ph. C. W.: “Acquiescence/estoppel in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Temple of Preah Vihear* Revisited”,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 No. 2 (2004), 第 421-439 页。

Charney, J. I.: “The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of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vol. 31, No. 4 (1999), 第 697 页。

Das, H.: "L'*estoppel* et l'acquiescement: assimilations pragmatiques et divergences conceptuelles", *Revue belg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30 (1997), 第 607-634 页。

Distefano, G.: "La pratique subséquente des États parties à un traité",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40 (1994), 第 63 页。

Kamto, M.: "La volonté de l'État en droit international",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vol. 310 (2004), 第 133 页。

Karl, W.: *Vertrag und spätere Praxis im Völkerrecht: zum Einfluss der Praxis auf Inhalt und Bestand völkerrechtlicher Verträge*, Berlin, Spring, New York, 1983.

Kingsbury, B.: "Is the prolif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a systemic problem?",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vol. 31, No. 4 (1999), 第 679-696 页。

Kolb, R.: "La modification d'un traité par la pratique subséquente des parties", *Revue suiss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e droit européen,* vol. 14, No. 1 (2004), 第 9-32 页。

——, *Interprétation et créat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squisses d'une herméneutique juridique modern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Brussels, Bruylant, 2006.

Kontou, N.: *The Termination and Revision of Treaties in the Light of New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Koskenniemi, M.: *From Apology to Utopia -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Argument*, Reissu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Malirsch, M. 和 F. Prill: "The 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 and the 2005 Protocol to the SUA Convention", *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vol. 67 (2007), 第 229-240 页。

Matsushita, M., T. J. Schoenbaum 和 P. C. Mavroidi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Law, Practice, and Policy*,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McNair, A.: *The Law of Trea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 "Severance of Treaty Provisions", 载 *Hommage d'une generation des Juristes au President Basdevant,* Paris, Pedone, 1960, 第 352 页。

Moore, J. N.: "Treaty interpretation,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2 (2001-2002), 第 163-263 页。

Orakhelashvili, A.: *Peremptory Norms in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Orrego Vicuña, F.: "In Memory of Triepel and Anzilotti: The Use and Abuse of NonConventional Lawmaking", 载 R. Wolfrum 和 V. Röben (编), *Develop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reaty Making*, Berlin, Springer, 2005, 第 497-506 页。

Pauwelyn, J.: *Conflict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How WTO Law Relates to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Ress, G.: "Verfassungsrechtliche Auswirkungen der Fortentwicklung völkerrechtlicher Verträge", 载 W. Fürst 等 (编), *Festschrift für Wolfgang Zeidler,* vol. 2, Berlin, 1987, 第 1775 页。

Scelle, G.: *Théorie juridique de la révision des traités*, Paris, Librairie du Recueil Sirey, 1936.

Shaw, M. N.: *International Law*, 5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Simma, B. (编):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Commentary*, vol. I, Munich, Verlag C. H. Beck, 2002.

Sinclair, I.: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2nd e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Thym, D.: "Die völkerrechtlichen Verträg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vol. 66 (2006), 第 863-925 页。

Tomuschat, C.: "Obligations Arising for States Without or Against their Will",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1993-IV,* vol. 241 (1993-IV), 第 195-374 页。

Villiger, M. E.: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reaties,*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85.

Wolfke, K.: "Treaties and Custom", 载 J. Klabbers 和 R. Lefeber (编), *Essays on the Law of Treaties -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Honour of Bert Vierdag*, (1998),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98, 第 31-39 页。

Yasseen, M. K.: "L'interprétation des traités d'après la Convention de Vienne sur le droit des traités",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1976-III*, vol. 151.